

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出土齐家文化玉器

民和县博物馆收藏有几件出自喇家遗址的齐家文化玉器。这些玉器曾引起一些玉器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现予以整理报道。

1981年5月,青海省苏生秀和民和县博物馆赵存录二位先生对官亭镇的喇家遗址进行调查时征集到一批玉器,共计7件。根据社员回忆,这些玉器是地里出土的,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石器、骨头、烧灰、白灰面墙皮等多种遗物,埋藏并不深。经调查,这里出土的玉、石器还不止这些,有的可能已经流失。

喇家遗址面积大约10万平方米,主要属于齐家文化堆积,有小范围的马家窑文化堆积。目前所知,出土玉器的遗存均属齐家文化,出土的玉器,包括璧、瑗、刀、斧、铍。皆素面。

璧 2件。L:1,呈浅绿色。椭圆形,一面起弧,厚薄不匀,磨制不精。纹理含黄褐色杂质较多,质较差。最大直径27.1、孔径6.7、最厚1.2厘米。L:2,呈青绿色,有深浅不等的絮状纹理,周围边缘有黄色。磨制较精,圆形,较规整。直径18、孔径5.5、厚0.7厘米(图一,3;图版捌,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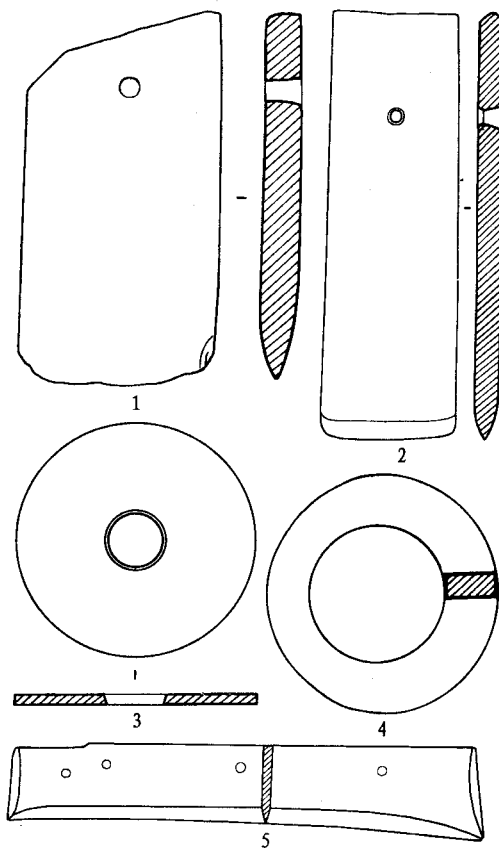
瑗 1件(L:3)。呈青白色,质地细润,是7件玉器中质料最好的1件。较小,系用钻下的璧芯又加工成瑗,磨制较精,但瑗内宽度不匀。直径6、孔径3、厚0.7厘米(图一,4;图版捌,3)。

刀 1件(L:4)。呈青绿色,有浅黄色斑点,质地细腻,磨制精致。长条形,背平直,刃微凹呈弧形,稍长,平面作梯形,刃缘磨斜锋利,柄端略窄。背部有3个穿孔,柄部有1个穿孔。已从中段折裂。长41.2、宽6.5、厚0.8厘米,孔径0.7~0.8厘米(图一,5;图

版捌,5)。

斧 2件。L:5,乳白色,质温润。呈长方形,顶端稍残,两面磨刃,柄端中部单面穿孔。磨制精美。长9.3、刃宽5、厚1厘米,孔径0.5~0.7厘米(图一,1)。L:6,长方形,呈青白色,有絮状白色纹理,磨制精致,造型规整。柄端中部穿孔,周边有两面磨切的切痕。长15.8、刃宽4.8、厚1厘米,孔径0.6~0.8厘米(图一,2;图版捌,6)。

铍 1件(L:7)。呈墨绿色,较薄。呈斜梯形,未穿孔。长5.5、刃宽3.9、厚0.5厘



图一 出土玉器

1. 斧(L:5) 2. 斧(L:6) 3. 璧(L:2) 4. 瑗(L:3) 5. 刀(L:4)(3.1/8, 5.1/4, 余均为1/2)

米。

以上7件玉器皆属软玉,均带有西部玉料的特征。经初步观察鉴定,认为属于广义的昆仑山玉,很可能玉料来源于昆仑山东麓的格尔木,也就是广义的和田玉。更进一步的测试、鉴定,有待考古发掘对出土玉器残件的采样分析来进行。

目前,齐家文化玉器已经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齐家文化起到了沟通中原及东部玉文化与西部玉料产地的联系和纽带的作用(叶茂林:《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玉器初步研究》,《东亚玉器》第1册,香港中文大学,

1998年)。1999年,在喇家遗址发现了一些小型玉器,并初步认定喇家遗址加工玉器(叶茂林等:《民和官亭盆地考古初获成果》,《中国文物报》,2000年3月15日头版)。随后将对遗址进行大规模的发掘,有希望在齐家文化玉器研究上大大迈进一步。

附记:故宫博物院杨伯达先生给予帮助,并观察鉴定玉器,特此致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叶茂林

民和县博物馆 何克洲)

(责任编辑 新华)

○信息与交流

“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

由“四川大学·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共同主办的“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与2002年8月10日至13日在北京奥林匹克饭店召开,这是首次在中国举办的以“西藏考古与艺术”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

围绕“藏学研究的热点评介——西藏考古与艺术”这一会议主题,来自西藏、青海、四川、江苏、浙江、内蒙古、辽宁、河北及北京的学者,以电脑投影、幻灯、图片、新版图书等展示手段辅以学术论文,交流了各自在“西藏考古与艺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新发现、新见解和新成果。

提交会议的40余篇论文中,有多篇论文从“西藏史前考古”、“西藏相邻高原区考古”、“西藏佛教考古”、“佛教文物及艺术品研究”等相互关联的不同方面,对吐蕃时期之前的西藏田野考古发现和佛教考古发现进行了相对集中的分析认识,通过与会者对

有关聚落址、岩画、居住址、陶器、金属甲片、“列石遗迹”、石窟、寺庙等古代遗存的介绍,西藏史前考古与佛教考古在“藏学”领域中日益增显的重要性十分突出,尤其是西藏早期考古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对于史前西藏史的探索 and 认识,显示出较之传统“西藏学”在实证资料和研究视野方面不可替代的学科优势。

通过此次会议的讨论与交流,一方面展示了中国考古学学者在“西藏学”研究中的强劲势头和领先地位,另一方面近年西藏考古的诸多发现也吸引了部分国外学者就此展开专门研究,同时国外学者介绍的境外尼泊尔、印度等南亚地区的田野考古动态及研究成果,也为中国从事边疆考古、西南考古的研究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学术信息,并将对中国西部高原山地考古研究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李永宪)